

午 11

82(2)

溫疫條辨摘略



同治戊辰重鐫

刷印
白紙

連紙張工價銀四

文

瘟疫條辨摘

畧

板存河南藩庫廳宋官署刷印在布政
司東轅門外北興街朱聚文齋刻字店



僕刻瘟疫條辨一書論證詳明足為
金鑑惟篇頁繁多不易披閱王
韓別駕以瘟疫小條辨持贈為簡
意賅多方極備庚午寄系提塘轉
遞各省首縣均目為善本辛未豫
省患喉證甚夥僕係以無良方憲

羣北任明府有保貽堂行驗方三

本僕

為附于驗方新編內有生黃

利喉丸依方配送活人無算遂刊于

瘟疫小條辨後寄往都門本年

冬與輝亭璧別駕譚及瘟證乃

知楚南張善吾先生治喉神效并



著有良方但日久湮附瘟疫方後
擬寄提塘由系分寄以盡區區濟人
之心所以副璧別駕持贈之喜且代
揚善吾先生醫治之妙云尔

同治辛未仲冬謹序

燕山宋光祚



一凡屬瘟症先憎寒而後發熱或自汗或自利
繼則但熱不渴而不憎寒邪在膜裏舌苔白
如積粉若舌苔稍見黃色邪已傳入胃經矣
當從胃經主治如發汗則傷及津液必有陰
枯液涸之變所謂瘟症忌汗者醫者不可不
知

一傷寒三日汗之而已三日後下之而已此定
理也所謂瘟症下不宜遲不宜早者是也傷

寒有傳經之變瘟症無傳經之變所以昏迷
不省人事者由胃遞傳臆中耳

一瘟症辨有五一日辨氣所謂專作屍氣不作
腐氣者是也二曰辨色風寒主收斂斂則急
面色多綳急而光潔瘟症主蒸散散主緩面
色多鬆緩而垢晦或如油膩或如烟熏者是
也三辨舌風寒在表或無苔或苔白而薄滑
瘟症一經頭痛發熱卽有白苔厚而不滑如

積粉狀若入胃則兼二三色如或白或黃或
灰與燥不一四曰辨神風寒傷人本人知所
苦而神氣不清瘟症初起令人神清異常而
不知所苦大概煩躁者最多五曰辨脉風寒
從皮毛入或浮或緊或緩或洪迨傳入裏始
不見浮脉其至數頗清楚瘟症從中道而變
自裏出表一二日脉多沈迨自裏出表脉始
不沈乃不浮不沈而數或兼弦兼大而皆不

浮其至數則模糊而不清楚知此五者則瘟
症無遁情矣

一如論中所詳瘟症尙欠精細故不揣鄙陋而
偶辨及之此亦吳又可先生瘟疫論中旁參
並及者也未知方家以爲如何錢塘後學張
鏡江氏妄參

一瘟疹之症尙可服藥而愈惟羊毛疹甚爲利害須看前後心起有紅點內有羊毛盤旋脣形非藥力所能達到有用針挑破而羊毛未
能拔淨莫如用燈艸點燃以銅錢墊之自孔
留頭以火燃之不致有傷好肉僅聽爆響挨
次治之立時痊愈急症治愈再用藥調理最
爲穩妥苦於不知者居多其中冤屈性命者
普天之下不能勝數良可歎息患病人家宜

加意慎之苦心特囑所如再識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余讀瘟疫所論五辨洵屬分晰剴切惟辨神一段微有未詳明處詢問高明云傷寒初起雖未入陽明經不至昏迷譫語而一經得病使憎寒壯熱喜睡易倦是風寒傷人本人知所苦而神氣不清也瘟疫四五日後亦有昏迷譫語狂越之證但初起時一味煩擾躁熱卻不倦睡是神清也蓋傷寒初起首入太陽經從頭項腰脊充塞腠理故清氣不升而形神俱瘁瘟疫乃因診

癘之氣直犯中焦初起之時清陽未陷故神氣
清楚而炎癘之疾流布內外遍身拘急故神清
而不知所苦也余聞之茅塞頓開不敢心存獨
得因付梓於後炘如贅語

語



此條五辨蓋專指初病而言傷寒初起多惡寒

必俟數日汗出後始有穢氣瘟疫則經得病

口吻即多濁氣傷寒至三陽合病則口不仁

難也而面垢針經曰少陽病甚則面微塵又傷

寒論曰太陽病汗下後表裏俱虛復加燒針

治傷寒用針燒紅應症按部刺穴載於針灸大全今失其傳因而胸煩面色

青黃又曰陽明病面合赤色是傷寒亦有面垢

變色時但初起則否瘟疫病為炎熱薰蒸面多赤

色目皆

皆即大小眼角之眼屎

昏眊以沴氣貫徹三陽故

初起即面垢也傷寒傳至陽明後乃有舌燥苔黃及發黑芒刺者成無已先生云是熱客胃中之故治宜大小承氣湯瘟病則肺胃受邪故初起即苔厚而澀湯藥亦與承氣湯相上下傷寒清陽不升故多倦瘟病邪火熾盛故多躁若至數日後失治則無論傷寒瘟疫無不昏迷譫語矣傷寒病在太陽則脈浮病至陽明則脈長病

至少陽則脈弦病至太陰則脈沈細病至少陰
則脈沈病至厥陰則脈微緩此皆載在傷寒論
中班班可考者瘟疫病則自始至終不脫洪長滑
數四種右手勝於左手直待病勢既減則脈和
而邪清矣若洪長滑數而復兼弦者難治者也
醫者但能於初起時照此五辨細細體認傷寒
瘟疫自無差謬數日後病形已著人人皆知又
何待區區辨察爲哉

同治十年三月十一日

蔣啟榮春洲氏識於豫省官邸

